

二 研究

《文海宝韵》是一部很重要的西夏文韵书，有刻本和写本，它们和其他大批西夏文献一起在 1909 年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今藏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

(一) 《文海宝韵》的形制和名称

写本《文海宝韵》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的编号是：ИHB. №. 8364、4154，纸幅每面宽 22.1、高 25.8 厘米，无封面、封底，原书可能是蝴蝶装，但版心有线捻穿孔。页面上下单栏，左右双栏，版心似无字。每页分左右两面，面七行（个别页面 8 行，如 12 页右面），行间有隔线。前有残序，正文分平声、上声和入声、杂类三部分，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西夏字。平声共 27 页，53 面，上声和入声 18 页，35 面，杂类皆为残页，大小共有 42 枚。平声、上声和入声前列平声、上声韵类代表字，平声 97 韵，上声 86 韵。平、上声中各字依韵序排列，每韵中同音字排在一起。杂类首先分平声、上声两部分，每部分再依声母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舌上音、牙音、齿头音、正齿音、喉音、来日舌齿音九类编次。

残序后，平声韵类代表字前有西夏文一行：“文海宝韵平声第一”，在上声、入声代表字前也有西夏字一行：“文海宝韵上声入声第二”，在上声、入声代表字之后，正文之前又有西夏字一行：“大白高国文海宝韵上声入声第二”。可见此书的名称应是《文海宝韵》，全称为《大白高国文海宝韵》。书名前冠以国名，足证此书的地位，这是西夏王朝敕颁重要著作的标志。正如比之早约 1 个世纪中原北宋敕颁同类韵书《广韵》全名《大宋重修广韵》一样。

写本《文海宝韵》是刻本《文海宝韵》的略抄本。刻本《文海宝韵》也是科兹洛夫在黑水城所获文献中的一种。原书蝴蝶装，四周单栏，仅有平声和杂类两部分，版心上部分别刻“文海平”和“文海杂类”，下部刻页码。中缺上声和入声部分，无封面、封底，无序言、跋尾。开始，专家们依据此书版心中的“文海平”、“文海杂类”定为两部书：《文海》和《文海杂类》。⁷ 唯聂历山将其视为一部书。⁸ 苏联的西夏学专家们在 60 年代出版的《西夏的写本和刻本目录》时，又将其分定为两部

⁷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三号（西夏文专号），1933 年，北京。

⁸ Н.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西夏语文学), 1. 100、129 页。

书。⁹ 1969年出版的苏联学者研究、刊布文献原文的著作中的名称定名为《文海》。¹⁰ 日本的西田龙雄教授根据《文海》平声部分和杂类部分体例上的不同,认为是两本书。¹¹ 鉴于此书究竟是一部书还是两本书,涉及到对整个西夏音韵体系的认识,我在1980年明确提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文海杂类》所收的字恰是《文海》都没有收的字。实际上它是《文海》的补充部分,可以把他它们看成为一部字典,当谈到《文海》时,也往往包括了《文海杂类》。”¹² 1983年我们出版《文海研究》时,也将它们视为一部书,并指出杂类部分是《文海》的有机组成部分。¹³ 鉴于学术界对此仍有不同看法,1988年我在《西夏文文献新探》一文中以“《文海》和《文海杂类》是一部书”为题又列举6点理由进一步论证《文海》和《文海杂类》是一部书:1、两部分所收字不重复,2、板式形制相同,3、版心中的“平”和“杂类”都是各部分的特征代表字,4、西夏文韵书残片中的“杂类终”,只是全书一部分终结,不能证明“杂类”是单独的一部书,5、平声的韵目不能证明平声部分是单独的一部书,并推断上声部分前也独自列有上声韵目,6、平声和杂类所属字编排次序的不同正反映了西夏语的特点和《文海宝韵》的编纂水平。¹⁴

现在见到了写本《文海宝韵》并进行了初步研究之后,不仅明确了平声、上声和入声、杂类都是一部书中的不同部分,该书的名称是《文海宝韵》,就连刻本《文海》其全称也应是《文海宝韵》。原来当时西夏文刻本书籍和中原汉文刻本书籍一样,书籍的版心所刻书名往往是简称,如著名的20卷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版心中只刻“律令第一”、“律令第二”等字。这里的“文海平”、“文海杂类”应是“文海宝韵平声”和“文海宝韵杂类”的简称。刻本《文海宝韵》缺失上声和入声,推想刻本上声和入声的版心应是“文海上”或“文海上入”,即“文海宝韵上声入声”的简称。

在本书上声、入声结束后又有一行行草小字,上残,译文为“……月十五日日宝韵上声入声竟”。看来此书又可简称《宝韵》。刻本《文海宝韵》的版心刊有“文海平”、“文海杂类”的字样,此书又可简称《文海》。

此外,另一部西夏文韵书《五音切韵》的序言中提到了《文海宝韵》,没有用“文海”二字,也可佐证《文海宝韵》是此书的正式名称。¹⁵

残序中没有出现《文海宝韵》的书名,也可能在残失的部分有这个书名,我们不得而知。但序中有“切韵”之称,前面有“始作《切韵》”,后面有“朕今《切韵》……竟”。《文海宝韵》每一个字都有反切注音,也可以称为“切韵”之书。所以此书或可称为《切韵》。

⁹ З.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西夏的写本和刻本)。45-46页。

¹⁰ К.Б. Кепинг, В.С. Колоколов, Е.И. Кычанов, А.П. Терентьев-Катанский: Море писмен (文海), Москва, 1969年。177-232页。

¹¹ 西田龙雄教授在近作中仍将《文海》和《文海杂类》并称。见《西夏文研究新考》,西田先生古稀纪念会编,1998年11月。24页。

¹² 史金波:《简论西夏文辞书》,《辞书研究》,1980年2期。

¹³ 《文海研究》,序言。

¹⁴ 史金波:《西夏文文献新探》,载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

¹⁵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七册。259页。

(二) 《文海宝韵》的序

刻本《文海宝韵》卷首残失，没有序言。刻本版心有页码，保存下来最前面的一页是第4页的左面（后半页），右面（前半页）应是残缺的平声第1—第35韵韵类代表字，前面所缺3页应是本书名称和序言，可惜已无法见到。而写本不仅内容较全，包容了所有平声、上声和入声、杂类各部分，还保留有序言。一部书的序言往往包含了有关该书的很多重要情况，因此，写本《文海宝韵》的序言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然而遗憾的是此书序言为多枚残片，缺字较多，难以完全复原。本人不揣冒昧，试图对这些残损不全的序言进行拼接、译释和初步研究。由于序文不全，一些问题不免带有推测和探讨的性质，还望同行不吝指教。

残序共有9枚残页，分属 И.В. №. 8364 和 И.В. №. 4154 两个编号，分别载入《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七册 177、178、231、232 页。这些残片有的可以拼接，有的可以据其内容和相关文献确定它们之间的位置。232 页的 111 号（下）和 177 页的 1 号拼为一面；231 页的 110 号、232 页的 111 号（上）和 177 页的 2 号拼为一面；178 页的 3 号和 232 页 112 号（上、下）拼为一面；178 页的 4 号为一面。拼合后可见，这4面皆上下单栏，左右双栏，每面7行，行间有隔线，字体相同。这种页面形式以及页面的纸幅和《文海宝韵》的正文一样，加之序言的第4面的末尾正好与《文海宝韵》正文第一页第一行的5个字相接，连成序言的最后一句，证明此序应是《文海宝韵》的序，而不是其他文献的序。¹⁶ 西田龙雄教授曾在圣彼得堡见到写本《文海宝韵》序的5纸残片，但他认为这只是《杂类》的序言。¹⁷

该序前后皆残。第1面右第1行不是序言的开始，可知前至少还有半页1面。第二面和第三面是一页的两面，第四面是一页的右面，其最后一行的末尾正好接左面第一行。在这一面，序言结束，正文开始。

序言译文如下（○内数字表示行次，……表示缺文，[]中的内容多据《五音切韵》序言等资料试补）：

第一面

①……择聚，令……等成为博士，其人又荣升为夫②子，出内宫门坐四马车上，威仪围绕，③与臣僚导引，乐人戏导，送国师院宴请。④学子三年之内已正。寅年十月十一[日风]⑤角城皇帝已官纓礼……绕，威仪有加……⑥……武盛、法？、出礼、主仁皇帝已做，文……⑦……佛法、僧众、儒[诗]、[阴]阳、算法、乐人、艺能……

第二面

①……[礼]杂事种种等皆已毕，此……至……②丑岁五年八月五日已至，……③行。今观察[各]种文，西天、羌、汉……④为使番文字不忘，五音

¹⁶ 过去的专家们未直接见到序言残片原件，也无缘与写本《文海宝韵》正文比较，只据间接介绍见其内容有“切韵”字样，便认为是《五音切韵》的序，看来是不妥当的。

¹⁷ 见西田龙雄：《西夏语韵图〈五音切韵〉的研究》（上），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1981年3月。99-101页。

者……[天]⑤赐礼盛国庆元年七月[十五日]……⑥……已遣罗瑞智忠等始为《切韵》⑦……等十六人已选，利便内宫中

第三面

①……大已为。五音字母已明，清②[浊、平仄分别]，重轻分清，上下等明，切字③[呼问，韵母摄]接，为文库本。全部搜寻处④永远流传不[忘]……说，新字⑤增加。朕今因切韵[者依时而]竟，全国要害，⑥智慧增胜处[本，佛法经藏]功，王礼律令⑦……解用，儒诗[清浊、双阴]阳、吉凶、季

第四面

①[记、道教、医人、]歌本集，行文之本源也。譬？如？[大海]②[深广，诸水积]处不竭不涨，用寻皆有；日③[月普照，愚]智悉解。各山皆高，诸业无比④一切宝中字宝微上，《切韵》稍为头……⑤……深，大言不显。晓日无灯光，限⑥……以量不尽。天上各种写释难⑦……不计对否。智巧人审核书，是

第五面

①非后智当查。

尽管《文海宝韵》的序言残缺不全，难以全面、完整地表明其内容，但我们仍可以通过译释和初步分析，得到一些有关《文海宝韵》以及西夏文化方面新的重要资料。

1、关于创制西夏文字

创制西夏文字是西夏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学界首先得知于宋、元汉文文献，然因汉籍史料记载混杂、抵牾，有记西夏第一代皇帝元昊时期创制者，也有记元昊父德明时创制者，后世专家们意见也不一致。笔者根据西夏文资料，结合汉文文献综合研究，经多方论证，确认系元昊初年创制西夏文字。¹⁸ 现此说已为学界广泛接受。然其创制文字细情，仍若明若暗。

本序言第一面就是追述创制西夏文字事。创制文字的主要人物因前面残缺而未存留名字，但我们据其他资料可知，始授意者是西夏第一代皇帝景宗元昊，而具体主持造字者应是西夏开国元勋、制字师野利仁荣。序言记载：“……等成为博士，其人又荣升为夫子，出内宫门坐四马车上，威仪围绕，臣僚导引，乐人戏导，送国师院宴请”。这是描述制字师等人当时颇受重视，被授予很高的头衔，给予很多的荣耀的情景。“学子三年之内已正（已成）”是说西夏制字“累三年方成”。¹⁹ 下文“……寅年十月十一日（风）角城皇帝已官缙礼……”中，“风帝”或“风角城皇帝”在西夏文《大白高国新译三藏圣教序》、《妙法莲华经》序言和《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都曾出现过，²⁰ 皆指第一代皇帝元昊尊号。其尊号之前的“……寅年十月十一日”是元昊正式登基筑坛受册的时间，即天授礼法延祚戊寅元年

¹⁸ 史金波：《也谈西夏文字》，载《历史教学》，1980年10期。

史金波：《西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3年12月。“创制西夏文的歧说”，11-15页。

¹⁹ 据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元昊叛，其徒野利遇乞先创造蕃字，独居一楼，累年方成，至是献之。”与此有异。

²⁰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66-68页。

(1038年)十月十一日,这也与汉文史料相合。²¹而“官缙”在《文海》中释义为“缙也,官家官缙也”²²,“官家”这里专指皇帝而言。“官缙礼”当指在皇帝登基时戴冠的一种礼仪,或与加冕同义。这与前述人物、时间、事件正相吻合。元昊称帝后,给予制字者更高的荣誉。下文“……武盛、法?、出礼、主仁皇帝”是西夏又一个皇帝的尊号,按行文顺序这应是第二代皇帝谅祚的称号。这一尊号虽不完整,但它的出现却很重要。西夏事迹较多的前五个皇帝中,有四个皇帝已知他们的西夏文尊号,只缺第二代皇帝谅祚的尊号,现据此可以补充。谅祚继位后,西夏文字广泛使用,举凡法律、佛教、儒学、阴阳、算法、乐人、艺能等方面皆已应用。可见西夏王朝对文字、语言的重视,不让中原地区。由此序言不仅再一次确认西夏文字系元昊时期创制,了解到有关西夏创制文字的一些细节,还用西夏人撰写的第一手资料印证了西夏元昊称帝时间这一西夏的重大史实。

2、关于《文海宝韵》的编纂时间

序言第二面有纪年“……丑岁五年八月五日”、“……赐礼盛国庆元年七月”。第二个纪年较完整,“赐”前缺一“天”字,“天赐礼盛国庆”是西夏第三代皇帝惠宗秉常的年号,元年为公元1069年。此年号后记“……已遣罗瑞智忠等始为《切韵》……”,可以将此年作为编辑《文海宝韵》之始。此年号前的“……丑岁五年八月”应是西夏第二代皇帝毅宗襄宗辛丑五年(1061年)。这一年号后讲述西天文(梵文)、羌文(吐蕃文即藏文)、汉文字的影响,应是编纂此书的酝酿时期。《文海宝韵》成书可初步定为天赐礼盛国庆年间,即11世纪中期,属西夏前期。此序为御制序,序末无年款,但观第三、四面也无惠宗以后的年款,此序可推断为惠宗的御制序。惠宗8岁即位,母后梁氏摄政,与母舅梁乙埋专权,当时一反毅宗崇尚汉礼的政策,而是“复蕃仪”,推行党项民族文化。系统地记录和解释“蕃文”和“蕃语”的《文海宝韵》就是在这种大力推行蕃文化的背景下编纂完成的。

《文海宝韵》刻本以宋代公文纸背面印书,其中一页背面有汉文“建炎二年”字样,可知传世的刻印本成书在建炎二年(1128年)以后,时在西夏中期。而此写本是刻本的略抄本,抄录时间当在刻本之后。

3、关于《文海宝韵》的作者

序言第二面记“……已遣罗瑞智忠等始为《切韵》……”,罗瑞智忠应是编纂此书的主要人员。据《音同》乙种本的重校序可知编纂《音同》主要人员中也有一位姓“罗瑞”的人。该序始称“今《音同》者,昔切韵博士令六犬长、罗瑞灵长等建立。”罗瑞灵长和罗瑞智忠是同一个姓,他们属同一个家族。罗瑞智忠可能是一位僧人,其名字带僧人常用的“智”字,西夏僧人涉足世俗著作的编撰不乏其人。序言中“罗瑞智忠”前残缺,是否还有其他人名,不得而知。

²¹ 史载:宋宝元元年(1038)“冬十月,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昊称兀卒已数年。兀卒者,华言青天子,谓中国为黄天子也。至是,与野利仁荣、杨守素等谋称帝号,于是月十一日筑台兴庆府,受册即皇帝位。”参见《宋史》卷485《夏国传》,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

²² 见《文海研究》421、574页。

序中接着又提到“遴选……等十六人”，可能以罗瑞智忠为首的一批专家共同编辑此书，此书是集体编撰的成果。这样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断《文海宝韵》的编纂者，而过去对此一无所知。

这些学者被选定后是请到“内宫”，即皇宫中赴宴，还是在皇宫中编书，由于缺文，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受到了皇室的很高礼遇则是可以肯定的。

在写本《文海宝韵》的末尾，也就是第三部分“杂类”结束以后，有3行题记，可能与《文海宝韵》的作者有关，可惜它们已不完整。现译录如下²³：

提举中书授业全……

提举中书提点……

业……授意……

第一个人有“提举”的称谓。“提举”是西夏职官中的实授职务，是一件具体职事的总负责人的职称，这里可能是指编辑《文海宝韵》主要学者。他有“中书”的头衔。中书和枢密为西夏职官中的上等司，品级很高。“业全”是西夏官爵封号的一种，也表明是很高的级别。第二个人也有“提举”和“中书”的称谓，但没有官爵封号，即便有，也会比第一个人品级低。“提点”的西夏文原文是“言过处”，从俄藏西夏文献中同一佛经发愿文的西夏文与汉文本的对照，可知为“提点”意。第二人也是这件工作的总管，但又是第一人的副手。第3行仅存3字，文意不清。尽管题款职称不全，人名残缺，考虑到第1、2人的职衔很高，我们可以推想他们是这部重要著作的主要编者罗瑞智忠等人，而不是抄写者。

抄写者没有留下名讳，但从他在抄写过程中对字形注释和字义的解释有部分改动，可以推测他也是一个熟悉西夏文字的学者。他可能自喻为序言中的“后智”，想校改前人的著述。如果将写本和刻本比较，可以发现写本的不确和失误不少，脱字、讹字、衍字较多，看来抄写匆忙，校勘不精。特别是在抄写中字形注释和字义注释部分省略，反切部分全部省略，失掉了很多重要资料，造成很大的遗憾。但抄写者毕竟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珍贵文献，使我们得以窥见《文海宝韵》的全书的骨架，弥补了刻本残缺的不足。

4、关于《文海宝韵》的内容和评价

序言第三面记载“五音字母已明，清浊、平仄分别，重轻分清，上下等明，切字呼问，韵母摄接，为文库本。”这一段应是对《文海宝韵》本身的编纂内容所说，也是目前所知西夏人描述西夏语音最详细的记载。其中有很多音韵学术语，如：五音字母、清浊、平仄、重轻、上下等、切字、韵母等，这和当时中原地区的音韵学一脉相承，包括声（调）、五音、韵母、反切、等韵等方面。有些术语的内容结合《文海宝韵》等西夏文音韵书籍，很容易理解，有些术语的内涵是否和中原音韵学相同，如清浊、平仄、重轻、等的含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在构拟西夏语音时可以从这些术语得到启发，从一些西夏语言学家已经十分重视、而没有引起我们足够注意的问题切入探讨，或许会有新的长进。《文海宝韵》确实反映了在这些音韵学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卓越成就。就是现在看来，我们对其科学性、系统性仍会

²³ 西田龙雄教授抄录了这一珍贵残片，见《西夏语韵图〈五音切韵〉的研究》（上），1971年。笔者对译文已有所改动。

赞叹不已。难怪当时序言对其编撰水平高度评价，并视为“文库”之本。

以皇帝的名义作序，已彰显出本书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御制序中又强调《文海宝韵》的作用，认为它是“全国要害”，是“增长智慧本”，它可以用来解释佛法经藏、王礼、律令，又是儒诗、阴阳、凶吉、季记（历法）、歌本集等行文之本源。其实这里所说包括了西夏文字和文献的作用，但因为《文海宝韵》包括了所有的西夏文字，有字形、字义和字音的解释，在序言中强调此书在西夏社会文化中的作用也是很自然的事。序言还以比兴的手法，以大海、高山为喻，明确指出在各行各业中以“字宝”为上，这与中原儒学一脉相承。不难看出，西夏统治阶层对以民族语言、文字为代表的西夏文化高度重视。

5、与《五音切韵》序的关系

《五音切韵》是出自黑水城的另外一部西夏韵书，西田龙雄教授曾作过专门研究，此书原文六种版本也全部第一次收入《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七册中。²⁴其中甲种本（№. 620）有一篇完整的序言。其内容与上述《文海宝韵》序言颇多重复之处。为更好的理解《文海宝韵》序言，现把《五音切韵》序全文录出：²⁵

《五音切韵》序

今观察（各）种文，西天、羌、汉之切韵已有，今文字之五音者，平上去入各自字母已明，清浊平仄分别，重轻分清，上下品明，切字呼问，韵母撮接，为文库本。集聚寻处，永远不忘，当传行也。

以朕之功德力，今因切韵者依时而竟，全国之要害，真智慧增胜本，佛法经藏、王礼律令、儒诗、清浊、双阴阳、吉凶、季记、道教、医人、算法、巫歌本集等，行文之本源也。

譬如大海深广，诸水积处不竭不涨，用寻皆有；日月普照，愚智悉解。各山中须弥最高，诸业中一切无比宝中文宝最上。是故建立《五音切韵》者，撮《文海宝韵》之字，名义不杂混用之纲纪也。此义当知。

《五音切韵》序也有“朕”的字样，也应是御制序。由其内容不难看出，与上述《文海宝韵》序文第二面，特别是第三面、第四面词语、文句多有相近处。惟其末句“是故建立《五音切韵》者，撮《文海宝韵》之字”，证明《文海宝韵》成书在前，《五音切韵》编纂于后。《五音切韵》的序言也是大部分抄录《文海宝韵》的序言。那末，《五音切韵》的序是谁作（抄录）的呢？答案似乎只有一个，惠宗抄录了惠宗自己的序，看来《五音切韵》也作于惠宗时期。《五音切韵》的编撰和《文海宝韵》一样，也是在“复蕃仪”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们是西夏民族文化高

²⁴ 西田龙雄：《西夏语韵图〈五音切韵〉的研究》（上）（中）（下），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1981年3月-1983年3月。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七册，259-398页。

²⁵ 此序西田龙雄教授曾全文翻译，见《西夏语韵图〈五音切韵〉的研究》（上），122-123页。后李范文教授录入《同音研究》，见该书23-26页。惟该译文多处值得商榷。如将“接”译为“句”，并破读词句，于是把“撮接韵母，为文库本”译成“撮略搜集韵母，本为造句赋文”；再如将“护法”（道教）译为“成法”，于是把“道士、医人”误译为“成法治人”等。

度发展的产物，也是我们现在研究西夏文化的珍贵资料。

《文海宝韵》和《五音切韵》都是关于西夏语音韵的典籍，《五音切韵》摄《文海宝韵》之字，就是将《文海宝韵》中的字，纳入到韵图、韵表中。两书出于同一个朝代，有颇多重复的序言，内容相互关联，两相比较，就更容易认识和理解。

不难看出，《文海宝韵》的序言有丰富的内容，对了解《文海宝韵》乃至西夏文化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尽管它的残缺带来不少遗憾，但我们仍能从遗存的残片中得到一些前所未闻的知识。

(三) 《文海宝韵》写本与刻本的关系

在介绍写本《文海宝韵》的内容之前，先简单介绍早已刊布的刻本《文海宝韵》的内容是必要的。《文海宝韵》是类似汉文《切韵》的韵书，但它又有解释文字构造的内容，这一点又和汉文《说文解字》类似，可以说，它具有《切韵》和《说文解字》的共同特点。

如前所述，《文海宝韵》包括平声、上声和入声、杂类三部分。在刻本平声和杂类两部分中，每面各有七竖格，本字是被注释字，字体大，占满格；注释字是小字，双行占一格。平声部分每韵之前均列一代表字（即韵目），其下用数字标明韵类。各韵所收西夏字基本上依声母为序排列。字音相同者集为一组，各组间以小圆圈相间隔。独字则以另标反切字单行直书相区别。每一个字的解释都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字形构造分析，多用四个字表示，如×左×右（×代表一个西夏字），即以一字的左部和另一字的右部组成此字，分析字形构造的术语除左、右外，还有头、下、全、圈、中、脚等，分别表示组字时取用的部位；第二部分为字义注释，多用同义、近义注释和界说法注释；第三部分为反切注音，同音字组只有第一个字有注音，多用四个字表示，形式为：××切×，第一二字是反切上下字，第四字是这一同音字组的字数；独字则只有反切上下字。如平声第一韵第一字：

	[布]左	[布]者族姓名是又	北路
女生	[丙]右	尊长之颂语亦是	切四

刻本《文海宝韵》平声有缺失，存 2577 个大字，杂类缺失较多，存 486 个大字。

由此可见，作为反映西夏语的韵书《文海宝韵》具有很高的编纂水平，它不仅反映了西夏学者对本民族语言认识和研究程度，也反映了那一个时代对语言的认识和研究的水准，其中包括了语言研究最发达的汉族地区。《文海宝韵》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和构拟西夏语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写本《文海宝韵》是刻本《文海宝韵》的抄本。其根据是：

——将刻本的平声部分与写本的相应部分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不仅各韵的排列顺序是一样的，每韵中各字的排列顺序也基本是一样的（下面将会谈到个别不一致的问题），杂类部分也是如此。

——抄本第12页漏抄了30个字，包括平声20韵的最后10个字、21韵全部17个字，22韵开始的3个字。这30个字正好是刻本《文海宝韵》的第29页一整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这可能是由于作为抄录底本的原刻本书缺少这一页造成的缺漏。这种遗憾的缺漏恰恰证明了抄本和刻本的关系。²⁶

刻本基本上保存了平声部分，但也不完整，有少部分残缺，如26页左面残缺3个大字，特别是第45页左面、46页全页残失，缺62个大字，这些都可据写本补足。刻本26页左缺3字，可据写本①11.1204、①11.1206、①11.1208补。其中除大字外，尚有两字有字形构造注释。刻本45页、46页可据写本①15.2406—①16.1503补。其中除大字外，尚有11字有字形构造注释，3字有字义解释。

写本的抄写者在抄录时不是按部就班、一字不漏地抄写，而是在全部按顺序抄录大字的基础上，对字形、字义的解释字有选择地抄录或缩写，有时也以自己的分析对刻本的个别地方作了改动。不知什么原因，抄录者对反切注释不感兴趣，全部没有抄录，因此刻本所缺的上声和入声字，仍然得不到反切上下字。严格地说，写本《文海宝韵》已不是刻本的简单缩抄。

写本《文海宝韵》大字（被注释字）是行书体，有一定功力，一般比较清楚，但有的笔画不规范，如往往将横拐ㄣ写成类似两点ノ，乍看时颇费猜测，看得多了也能摸索出一些规律。其小字（注释字）不仅字形小，且字体多为行草或草书，释读、翻译较为困难。以下分被注释字和注释字加以说明。

1、被注释字

《文海宝韵》写本的被注释字虽然与刻本的韵序和字序基本相同，但仔细比较也有出入。与刻本比较，写本有时缺字，这可能是抄写者疏忽而漏抄。在平声韵中第10、15、25、30、32、34、36、46、52、54、56、61、62、66、67、73、76、80、81、83、85、86、87、88韵各漏抄1字，29、59、64、92韵各漏抄2字，69韵漏抄5字，特别是因漏抄一页而使20韵少10字、21韵全韵皆失少17字、22韵少3字，三个韵共少30字。这样，写本的平声韵共漏抄66字。

更使人感兴趣的是有时写本比刻本的字还多。一般抄录容易漏抄，字多出来是少见的。写本《文海宝韵》这种情形不多，但也有数例，平声部分比刻本增加了12个字：

第5韵增1字（①06.1705）为其他文献所无，是新字，与上一字形近，多一 旁，推测与上一字（字义为“礼仪”）同音（汉字注音[母]）、通用，故刻本舍去不录。

第11韵增2字。第一字（①08.2202）为上声74韵代表字，但该韵中却无此字，显然有误。此字在《音同》中与另两个字为一个同音字组（《音同》乙本（43.256，喉音）。此字与上一字组成一词，两字并不同韵，抄录者误录于此。第二字（①08.2508）在刻本11韵中无，在杂类（平声齿头音）中与另外4个字为一个同音字组（汉字反切[尼足西]），可能与前一字字义相关而误录。

²⁶ 《文海宝韵》的抄录者在这里还作了画蛇添足的事。可能因为缺少21和22韵的开头，韵类的序号不能衔接，抄录者便遂心所欲地将20韵的两个字作为21、22韵的代表字，并给它们标上序号。因此，使用这一文献时要特别注意。

第14韵增2字。第一字(①09.1306)刻本为平声3韵(汉字注音[嚼]),在写本平声3韵中也已录出(①06.1302),这里重出。其上一字字义为“施”,此字字义为“供”。第二字(①09.1307)刻本为平声7韵(汉字注音[余]),在写本平声7韵中已录(①06.2702),这里重出。此字字义为“馈”,与前两字字形相近。

第17韵增1字(①10.1603),为上声14韵(汉字注音[昊]),且为韵类代表字,是一译音字,此写本上声14韵中已录(②06.1602),这里重出。其上也是一个译音字(汉字注音[合])。

第36韵增一字(①16.1401),刻本缺,但此字为上声33韵,写本上声33韵中已录(②06.1602),这里重出。其上一字与此字形近。

第48韵增1字(①18.2208),刻本为平声10韵(汉字注音[坠]),写本中也已录出(①07.2702),这里重录。其字义为“刺”,上字和它组成同义词组“刺穿”。

第62韵增1字(①22.1503),刻本为平声75韵(汉字注音[宜则]),写本75韵中已录(①25.2507),这里重出。其上一字与它组成词组,为烧、烤(饼)义。

第66韵增1字(①23.1504),刻本为杂类平声(喉音),写本杂类平声喉音中也以录出(③04.1204)。其上字与此字为左右互换字,字形相关,字义相近,为“煮熬”意,这里重出。不仅如此,其上字在杂类中也连带重出。

第71韵增1字(①25.1206),刻本无。在《音同》乙本中此字与其上一字同音、近义(《音同》乙本45.146),汉字注音[讹],字义“院、圆”,刻本中不用,这里连带写出。

第82韵增1字(①27.1502),为上声58韵(汉字注音[墨]),此写本上声58韵已录(②14.1607),这里重出。其上一字与此字形近、义近,可共同组成同义词组“教唆”。

由上可知,写本多出的大字多为重出的字。重平声:第14韵第1字重平声3韵、第2字重平声7韵、第48韵1字重平声10韵、第17韵1字重上声14韵、第62韵1字重平声75韵。重上声:第17韵1字重上声14韵、第82韵1字重上声58韵。另有第11韵第1字虽不重,但应入上声74韵。重杂类:第11韵第2字重杂类平声(齿头音)、第66韵1字重杂类平声(喉音)。这些重出的字往往与上一字近义,两字可共同组词,受上一字的影响而误写。此外两个新增字比较特殊:第5韵1字、第71韵1字,它们可能因与其上一字音同、义近、形似,刻本中舍去不录,抄录者认为应该补充而填写,或因义近而重录。

此外,写本还增加了刻本中残失的4面:35韵的16个字和36韵的46个字。

写本上声韵中是否也存在漏抄或增加大字的情况?若从写本存在抄写不慎、校对不精和抄写者自行增字的现象看,写本上声韵与刻本也会有或增或减的出入。尽管因无刻本对照难以全面校勘,我们仍能从写本中韵类不符等问题中发现增加大字的例证。如:

上声19韵1字(②07.1510),属平声22韵,刻本22韵已录,此写本又录(①11.2401),这里重出。

上声34韵1字(②10.1506),属上声7韵,此写本7韵已录(②04.1102),这里重出。此字与上字音近。

上声43韵1字(②12.1209),属平声22韵,刻本平声22韵已录出,为该韵第二字;此写本缺平声22韵前3字,此字当在其中。

上声 54 韵 1 字(②13.2605), 属平声 61 韵, 刻本 61 韵已录, 此写本又录(①22.1207), 这里重出。

上声 76 韵 1 字(②16.2603), 属上声 36 韵, 此写本 36 韵中已录出(②10.2206), 且是韵类代表字, 这里显也然是重出。

在上声韵中也能发现个别遗字现象。如: 上声 74 韵中遗失该韵韵类代表字就是一例。

2、注释字

写本《文海宝韵》中多数大字没有注释。抄录者在抄录注释和省略注释时不一定有严格的原则, 带有相当的随意性。可能抄录者认为在字形、字义上容易理解的字就不再抄录注释, 不容易理解、或需要加以强调的字便抄录或节录注释。此外, 抄录者认为刻本的注释不确切、或需要补充时便作出新的注释。一些字有字形构造注释, 一些字有字义注释, 少数字有字形和字义两种注释。

例如平声第一韵中 60 个字中只有 16 个字有注释, 其中有字形注释的 6 个, 有字义注释 9 个, 有字形、字义两种注释的仅一例。关于反切字注音没有出现。

无论是字形构造的注释, 还是字义的注释, 都能从刻本中找到相应的出处, 只是写本比刻本注释简单、扼要。

(1) 字形注释

写本《文海宝韵》在不多的注释字中, 注释大字字形构造的比例较大。在注释形式上和刻本一致, 如平声 1 韵第 9 字为: ×中×右, 第 11 字为: ×左×右, 第 33 字为: ×右×右; 平声 2 韵第 15 字为: ×圈×下, 第 17 字为: ×下×右, 第 18 字为: ×左×左; 上声 2 韵第 18 字为: ×右×全, 3 韵第 3 字为: ×下×右, 第 6 字为: ×头×下等等。写本和刻本的注释有时两者稍有出入。如平声第一韵第 9 字(①04.2401) **解** “序”的字形构造注释: “头心头右”, 而刻本中是“始心头右”。

因为抄录字形构造注释时不是对每一个字都依次进行抄录, 而是有选择地抄录, 研究、利用时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 写本的抄写者除对刻本中的字形构造注释多数未予抄录, 未抄录者可能是抄录者认为其构字简单、明了, 不用特殊解释也很清楚。

(2) 对已抄录者也往往省略左、右、头、下、中、圈、全等构字时取用哪一部分的指示字, 可能抄录者认为不用指示字也很清楚。

(3) 写本的字形注释中有一部分比较复杂, 被注释字不是由两个字构成, 而是由三个或四个字构成, 这时注释字的指示字只有一个, 或干脆没有。如平声 1 韵第 10 字(①04.2402) **綴** “哇”的字形注释: **績務綴訛** “地、一、种左”, 此字由“地”、“一”、“种”三字组成, 指示字“左”只指示最后一字“种”的选取部位。又如上声 12 韵第 12 字(②05.2406) **最** “毫光”的字形注释字四字, 为:

身、凤、毛、妙, 没有指示字。

(4) 字形构造的注释往往与被注释字的字义、字音有一定关系, 在斟酌被注释字的字义和字音时, 可以起到某些参考作用。

《文海宝韵》的刻本应该是一部权威性著作, 但是抄录者并不完全同意原著的

意见,有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因此出现了刻本与写本对一些字字形构造不同的解释,这是抄录者用心之所在,也是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的地方。如:

①06.1206 𡗗“乾”,刻本字形注释为 𡗗𡗗𡗗𡗗“天右、翅下”,而写本为 𡗗𡗗𡗗𡗗“地、心、祖母下”。

①10.2106 𡗗“园”,刻本字形注释是 𡗗𡗗𡗗𡗗“园左、结左”,而写本是 𡗗𡗗𡗗“园”、“手”二字。

①15.1605 “斗”𡗗,刻本字形注释是 𡗗𡗗𡗗𡗗“争圈、不、和”,写本是 𡗗𡗗𡗗𡗗“争头不合”。

①17.2606 𡗗“地畴”,刻本为 𡗗𡗗𡗗𡗗“地左、司全”,写本为 𡗗𡗗𡗗“耕、司”。

个别字在写本和刻本中表现出构字的思路、方式和所用字都不相同。如:

①28.2503 𡗗“实”,刻本是 𡗗𡗗𡗗𡗗“要圈、齐左”,写本是 𡗗𡗗𡗗𡗗“象头、心、强”。

有时刻本和写本的表达方式不同,但构字的实际内容是一样的。如:

①08.1403 𡗗“薄”,刻本字形构造解释 𡗗𡗗𡗗𡗗“薄之右是”,写本为 𡗗𡗗𡗗𡗗“薄减左为”。

写本抄录者的独出心裁,有时颇有新意,有时和刻本异曲同工,也有时出现难以解释的疏漏和错误。如:

①09.1707 𡗗“汉姓(闻)”其构字的第四字是“右”,但据大字和构形小字分析,第四字不应是“右”,而应是“左”。

①25.1102 𡗗“底”,刻本为 𡗗𡗗𡗗𡗗“天全、界头”,写本为 𡗗𡗗𡗗𡗗“天全、界下”。因为此字系以“天”的上部和“界”的上部组成,写本的“界下”就错了。

字形注释实际上是解释如何造成该文字,注释构造时都是先造左部,再造右部;先造上部,再造下部。但写本出现了与此相反的情况。如①24.1201 𡗗“垢”,刻本的字形注释为 𡗗𡗗𡗗𡗗“汗左、垢左”,“汗”的左部构成该字的左部,“垢”的左部构成该字的右部。而写本小字形注释为 𡗗𡗗𡗗𡗗“垢右、水左”,即“垢”的左部构成该字的右部,“水”的左部构成该字的左部,变成了先右后左的例外。

写本的字形注释有时竟以本字注释,这不符合《文海宝韵》注释构字原则的,和刻本也不一致。如①28.2401 𡗗“槐”,刻本是 𡗗𡗗𡗗𡗗“树头、毒右”,而写本却是 𡗗𡗗𡗗𡗗“树头、槐下”,以本字构本字。

(2) 字义注释

刻本中注释字义时首先以被注释字起头,下接一“者”,接下去释义。写本中的字义注释,按照简化的方法一般被注释字不出现。但偶尔出现,也以简单的一竖线代表。如第1韵第10字(①04.2402)、第2韵第9字(①05.1503)等。个别注释内容中也出现被注释字,也可用竖线代表,如第1韵第49字(①05.1202)。同样为了书写简化,相邻的重复字,第2个字用类似乚的符号表示。如平声第8韵第38字(①07.1504)的注释字“推推揉揉”、“深深”中的重复字就是使用这样的符

号。这种符号在敦煌所出汉文文献中早已使用，显然西夏文文献中的这种现象是受到汉字文化的影响。

写本《文海宝韵》中的字义注释很少，也更为简略。刻本的字义注释常常是罗列一个或几个同义词或近义词，有的还要作出专门解释。写本的抄录者对简明易解的字没有抄录字义注释，已抄录字义注释的也很简练，只选取其中最重要的注释，其余省略。平声部分虽有详细注释的刻本，但写本注释强调了该字的主要义项，也有参考价值。例如：

平声第1韵第10字（①04.2402）𪛗 “畦”，写本有字形、字义注释，字义注释为“畦者初土开畦种也”。刻本的字义注释为“畦埂者初未种土上开畦种之谓也”。²⁷

平声第1韵第24字（①04.2601）𪛗 “设置”，写本字义注释为“设置、言辞也”。刻本注释则详尽、复杂，为“设置也，允也，云谓也，辞也，说也，意也，言辞说之谓也”。²⁸

平声67韵第1字（①23.1602）𪛗 “人”，刻本解释：“人也，人也，族也，者也，人也，民庶也，人民也，地上人之谓也”。²⁹内容多近义相释，罗列详尽。写本为“一切人之谓也”，显得简单、概括。

平声75韵第28字（①25.2701）𪛗 “撮”，是一个量词，刻本释义“十粟一粒，十粒一圭，十圭一撮，十撮一抄，十抄一合，十合一升，算量起处是也”。³⁰写本只写明用途“麦粟算用也”。

此外，写本的字义注释也有个别和刻本不同之处，更有比较价值。如：

平声1韵第48字（①05.1202）𪛗 “坟”，刻本注释：“弃尸场建坟地用之谓”。³¹写本注释：“弃尸坟，作垒也”。由写本可明确得知西夏的坟是起垒建冢，有高出地表的建筑。

平声11韵第51字（①08.2109）𪛗 ，刻本释义为“紫颜色也”。³²原译文为“紫”，注音为[西]。而写本释义为“树果也”，指明是一种树木的果实，结合刻本和写本的释义，再考虑到此字由“树”字构成，其字义应是产紫色果子的树，推测为桑树。

平声68韵第4字（①24.1104）𪛗 ，刻本释义“先生”：“先生也，主落胎之谓也”。³³意似指早生产，胎坠落，解释事情的本身。写本注释为：“不成也”，用后果解释字义，即胎儿早产不成活之意。两种释义结合起来，字义更加明确，可译为“早产”。

写本的字义注释有时也有错误。如：

平声75韵第16字（①25.2407）𪛗 “窄”，刻本释义“狭窄也，逼也，不宽坦之谓”。³⁴字义明确。写本构字为“窄、狭”，无疑是正确的，但释义却是“宽

²⁷ 《文海研究》，560、398页。

²⁸ 《文海研究》，560、399页。

²⁹ 《文海研究》，626、502页。

³⁰ 《文海研究》，635、514页。

³¹ 《文海研究》，561、400页。

³² 《文海研究》，572、418页。

³³ 《文海研究》，628、505页。

³⁴ 《文海研究》，634、514页。

坦也”，显然有误。

(3) 关于反切注音

《文海宝韵》是一部音韵书，对字音十分重视，每一个被注释字都以反切法注音。如果一个字的读音不清楚，通过《文海宝韵》知道它的反切上下字，再参考其它资料就可以切拼出该字的字音。这种方法是中国传统的注音方法，当时是一种准确地分析、注释语音的科学方法。西夏学者不失时机地采用反切法为本民族语言注音，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然而抄本《文海宝韵》对刻本的反切上下字都没有抄录。是否抄录者认为对每一个西夏字字音都很熟悉，用不着反切上下字的提示，因此字音注释被全部略去了，我们不得而知。

抄本《文海宝韵》在我们确定每一个西夏字的所属韵（特别是上声）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文海宝韵》的抄录者对西夏文字音注释的忽视，当需要确定每一个西夏字的字音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了。特别是我们研究刻本中缺少的上声和入声韵字的读音时，只能借助刻本《文海宝韵》和《音同》的“同居韵”注音材料或其他注音材料。有的字由于没有反切注音，又缺乏其它资料参考，至今也不能构拟其读音。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海宝韵》的抄录者省略了反切上下字注音，而独字后面的反切上下字是区分该字与下面的同音字组、或另外的独字不同音的标志，反切上下字没有了，区分不同音的标志也就没有了。而抄录者又抄录了大部分结束同音字组、表示前面一个反切字组的几个字音同的小圆圈。这样就造成了很大的混乱，本来在刻本《文海宝韵》中用小圆圈和独字的反切上下字来区分不同音字是十分清晰的，但在写本中就难以区分了，两个小圆圈之间的西夏字未必是同音字。如果认为两个小圆圈之间是一个同音字组的话，就可能被其误导了。以平声第 10 韵开始的部分字为例（数字为文字序号，“独”为独字，“同”为同音字）。

刻本：1 独（反切上下字） 2 独（反切上下字） 3 同（反切上下字切三）
4 同 5 同○ 6 同（反切上下字切三） 7 同 8 同○
9 独（反切上下字） 10 同（反切上下字切七） 11 同 12 同
13 同 14 同 15 同 16 同○ 17 同（反切上下字切四）
18 同 19 同 20 同○ 21 同（反切上下字切四） 22 同
23 同 24 同○……

以上 24 字 3 个独字，5 个同音字组，共 8 个不同的音节。

写本：1 2 3 4 5 ○ 6 7 8 ○ 9 10
11 12 13（漏抄 1 字）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同样这 24 个字（漏抄 1 字），却给人以 4 个同音字组的印象。但这些字实际上属 8 个不同的音节。因此我们在使用和进一步研究写本《文海宝韵》时要特别注意其音节的区分。